









瑤草園初集卷之八



唐吳之鯨伯霖甫撰



武林吳之鯨伯霖甫撰

門人舒其蘊德華甫校

讀廣成子

夫道以愚民嬰貴食母知美不美無空乃空故  
大雅音希玄尊味淡客過樂止天地正其置郵  
薪盡火傳晝夜爲之橐籥象罔得矣得從何來  
玄珠失乎失復安往自夫言窮於數智敗於多



仁義禍起於駢枝渾沌殃生於儵忽秦徂伐巧  
鋤色以徼國人之稱楚士羸耄望睫而訝偕來  
之衆機心息者灌畦則勞運刃新者解族非易  
厭意向氏之盜臚傳大儒之珠蛇虺相憐蝟鳩  
共笑至於山川之秀日月之光舉不能供世人  
有心之求而始脊脊更駕矣真人大覺於同夢  
獨醒於濫觴游清淨而還之窈冥矚光明而示  
之昏默乘陰陽之化運祛視聽之役人至道微

言未有直指真實如此者也故嘗讀是書而爲  
之說曰惟止能止衆止止莫備於易艮之六爻  
知足之足常足足莫宜於老氏之三寶能涉世  
然後能出世能捨生然後能長生審蠶象而後  
知病之爲珍觀裘筴而後知情之爲累深深之  
息以踵綿綿之根若存螳臂當車自命曰智夫  
智猶馬也盛衰以齒赤子無知知隨形長老則  
形皺而知日枯奈何拋逍遙之遊徇浮沉之影



初集 卷之八  
哉所以自古及今惟莊蒙爲閱人之長年南華  
爲投機之快語也學者一日不讀南華則四肢  
不展一日不讀廣成子則六氣不和而又本諸  
無讀之讀則幾矣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  
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

### 讀老子

老子非湛於道德者也而以道德名篇至推道  
曰玄之又玄推德曰無爲而無以爲則亦老子

之道德矣其意主於柔弱退損昏愚頑鈍如水  
之善下璞之難名嬰兒之未孩甘自栖伏於巖  
岩谿谷黠淡無聞之未行而一切美寵竒巧稍  
露形影輒謝不敢居千萬世陰用其言而陽踈  
其術少嘗之小獲効而一不自持又已入於纓  
繳矣卽英君晉相亦多參取其精微以抑揚權  
變而英雄之氣賴以發抒竟莫顯其橐籥之妙  
噫謂之猶龍豈虛哉谷神玄牝陰陽生尅清寧



長久升降翕張旣已全發其秘而命世之才掀  
揭之功至此俱若浮漚無寄世盡老聃寧非徠  
常太古耶然而不能也一老子足以旋運一世  
比肩同事而有後無前有予無奪嗇之又嗇下  
之又下不踈何以勝寒旅靜何以勝熱大巧大  
辨守雌守黑蘊崇勃發其流必爲申韓刑名刻  
核窮不可極又不得不歸於周孔之道德而世  
始就理矣愚故曰老莊之旨未嘗不散見於六

經而六經不以表異者也六經之旨未嘗不窺  
入於老莊而老莊矯以眩竒者也何者儒以全  
而老以偏儒以平而老以甚不甚不足以成其  
爲老而不爲已甚是則孔子而已南華不云乎  
世方沉濁不可以莊語必謬悠恍洋始足以超  
出清冷遼廓之外不然世安知有老莊故如老  
子者其人不可有二而其書不可無一者也然  
孔子問禮老聃而聃且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意其去渾朴未遠憤慨夫三千三百之繁  
視若鞞帨淡素忽雕而何暇計聖人之爲後世  
慮甚遠哉要之老子非不知聖人者也關尹得  
其緒餘已足以削清冰而憂玄玉其識固已知  
千萬世有聖人之書爲黃鐘太呂而五千言以  
備雲璈比竹則其慮亦自遠矣

讀陰符經

符爲兵符萬里之外甲騎之多呼吸必應操縱

如意而陰則不見不聞杳冥昏默所自握者也  
載藉繁矣六經子史皆陽言之非特左國班馬  
徒以華勝而闡幽晰隱惟有陰符至於素書黃  
庭則又其支流派別而已先輩顛擬之玄又顛  
指爲泥丸絳宮之秘授而視陰符太小矣經中  
所含極混沌芒勿之先以究入死超生顛倒轉  
廻之變如雷電礮射鉦鼓震天白刃捍胷怒濤  
澎湃而木石無情寂然自適又如花媚鳥招風



恬月皎墮珥最歡香醇在列而劍鉞百鍊燐魅  
俱潛噫此可輕語哉以真衛身而以其餘治天  
下稍窺片羽即可竦身霄漢俯視寰區旋轉陰  
陽主持造化老子曰聖人無死地則深於陰符  
者也首言觀天之道而其機在目次言執天之  
行而其制在氣旨已盡矣五行相賊備於一身  
炯炯內觀莫被遮遁觀天之道豈外此乎宇宙  
在手萬化生身勿謂六尺爲小矣世皆喜言生

機而畏言殺機非獨取逆爲順逢劫求生也天  
地止一氣休養昭蘇機全在殺斗杓分建龍蛇  
迸出消長互換而萬化於此定基大鵬不怒不  
能高飛六龍不惕不能利見鑊鋸斷妄玉玦主  
斷惟聖人能發殺機巧拙判而動靜乘能發者  
能伏藏者也不能發而用已衰不能藏而禍必  
尅矣凡木皆火也春取榆柳夏取棗杏有鑽燧  
之用而無焦灼之害木一息無火卽爲枯枝何



由蕃盛乎然火熾而木萎藏則生而發則尅治  
國之馭權奸治身之司神氣何以異此猛發三  
省毛髮悚慄修之不稱聖耶天生天殺無息不  
盜萬物萬物無息不盜人人復還而盜萬物并  
盜天地橐籥莫停不神而神或以固躬或以輕  
命竊國者侯竊鈞者誅斯之謂陰符矣載魄抱  
一專氣致柔淵乎不盈多知爲敗此絕利一源  
勝師十倍之証也三返晝夜用師萬倍生於物

死於物而機注於目發爲殺伏爲盜內視精嚴  
針芥無爽而三才兩間翕張畢到矣至樂以象  
春夏悅豫寬舒而性爲餘至靜以象秋冬收斂  
清肅而性爲廉藏之造物甚私用之聖人至公  
知禽之制在氣而機不已悉剖乎生死恩害互  
作互除愚聖者妄竒聖者尤妄歸自然于靜根  
靜於生末乃申明至靜之道律曆難契而盜機  
殺機摠爲神機貯之竒器之中聖人之能事殫



初集 卷之八  
矣故叅陰符者必由至靜始

讀離騷

離騷者賦體也初述已之所生次述已之所志而連蜷綢繆窮幽達渺蹇蹇之患怨而不懟冉冉之悲鬱而能放皆曲致其忠誹而末以國莫已知從彭咸所居終焉皆賦體也夫賦之苞孕宏矣况屈原侘傺無聊太息掩涕九天爲正黃昏爲期曲冀夫君之感悟而不得九畹百畹迫

求夫同列之周察而不得好修鞿羈體解不懲多方以自叩其行藏去就宗國難忘修能莫鑒一息少安而不得苟闔闔可排直欲上叩帝座若豐隆可御不妨游覽八荒以至蘭茝芙蓉之爲佩鳳凰騏驥之爲乘蒼梧縣圃之翱翔窮石涓盤之浣濯鳩鳩鷲鳥之供役靈妃娥女之要求儼然玉虬命駕靈氛告吉岌岌巍冠柱衡香結雲霓擁護旗罕飛揚流沙赤水倏息弭節而



九歌九辨鸞鳴鷺舞浩蕩之極歸於慘淒靈襟  
如雨矣紫陽析爲比興強生牽附註語尤多舛  
謬真三閭一厄也夫堯舜湯武芳矩在列羿澆  
桀紂纒纒言之而尤於鼓刀飯牛臣主相得之  
盛反覆興懷皆其所鏤心剜骨庶幾身被而不  
獲者啾啾西海荃化爲茅筵篲之占不足勝女  
須之詈娥眉謠詠返吾初服而長歌甚於痛哭  
在賦騷者不自知筆花之落在讀騷者亦并忘

身之不在三湘七澤間矣如分屬比興欲工擬  
之乎求工於騷而騷不願流響今古何似卷葉  
之于喁哉雖然愚所讀亦非也清秋天晶萑蘆  
颯踈長江孤艇萬峯映碧晞髮浩歌而以千斛  
爲侑熟讀離騷經煙客張志和當來按拍矣

### 讀九歌

心不清宜讀九歌瀟湘夜月極浦參差耳注目  
疑神淒氣冽而煩囂俱散矣心清宜讀九歌洞



庭始波木葉初下筭瑟橫陳雲影乍忽朗風耶  
弁丘耶靈扃發新而無思不徹冰絲玉杵何足  
以易此也溪頭石几香茗芬爍隨咏隨書以當  
帳舞之侑  
高揖東皇語莊禮潔撫長劍佩琳琅椒漿列於  
瑤席五音霏霏而邀君之樂康蕙蒸蘭藉瓊芳  
在握矣

沐蘭湯披采衣壽宮龍駕雲中颿舉皇皇其旣  
降耶

篇中獨湘君媽娟昭藐婉轉綢繆而湘夫人少  
司命亦曲復多姿似有顓重者夷猶不行桂舟  
沛乘望且未來誰留誰思橫涕潺湲隱衷陴側  
怳然冀蓀橈蘭旌征飛龍於涔浦朝而揚靈夕  
而弭節玦可捐佩可遺而時不再得奈之何哉  
心不同兮媒勞交不忠兮怨長延佇不遂多爲  
虞度薜荔採之水中芙蓉搴之木末求非其所



而遭回彌切矣

沅芷澧蘭公子可思特未敢言耳築室水中葺  
以荷蓋芳椒桂葍辛夷杜蘅百草充庭芳馨布  
屋靈來如雲正佳期偕逝之樂而騁望愁予曷  
維其已

天門初開玄雲在駕陰陽爲御清氣爲乘人命  
有當寧論離合自何懟於司命者  
入不言出不辭乘回風載雲旗儼然神降于前

洋洋左右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情話楚絕美人目成須之雲際臨風浩歌而翠  
旒杳難竅矣

扶桑乍曉輶迅如雷極鐘簾律呂之和環狐矢  
霓裳之盛北斗可邀君其滿飲

鱗屋龍堂文魚相逐崑崙四望儻亦有向若之  
思乎

幽篁晝晦之中雷噎猿啾之際含睇宜笑窈窕



如斯君思我我怨君松栢成陰石泉可飲靈修  
憺兮忘歸頑仙於何結伴

讀天問

文字之奇此爲祖譎詭瑰珂列成譜雲將雀躍  
吞復吐鴻濛不答如委土亘天徹地極終古水  
怪山魘歌且舞汨羅氣結腸亦楚齒根斜踞白  
額虎一一置對掌堪撫鯁生都未知甘苦

讀九辨

竊嘗疑之屈子率三姓翰公室竭忠畢智爲上  
官輩所間憂讒畏譏主昏莫寤世無我容而尋  
彭咸之遺則讀姊歸集酸澌憤烈亦天之盡露  
也廣陵散豈有傳耶宋玉爲楚襄親信文學之  
臣出則驟乘入則簪筆意得志舒寧有屈子之  
鬱悱而無病呻吟哉噫天之所會境結緒該谷  
響雲流莫非章采楚水國也洞庭彭蠡萬里極  
目浩渺掀天之勢發遼廓之思助愁淒之况摛



之筆端俱斲冰積雪紫莖綠葉之飄枝至痛師  
而賦招魂求索上下穿明達暗虛灑如照而九  
辨吞吐然疑可思而不可竟曠懷忽吼壯淚欲  
傾碧雲黃花登高臨遠聊賴蕭疎抑何繪在句  
端綃帷飛動爾爾耶愚故曰屈子宋玉皆詞賦  
之列仙也原以抒忠臣之苦心玉以寄才人之  
逸致忠語莊而韻廣才語輕而趣長然觀諷賦  
高唐大小言登徒子則國風小雅之兼儷者自

推屈子而宋玉瞠乎後矣

讀莊子內篇

世之讀莊子者有二一曰河漢無紀極一曰了  
不異人意註疏約數十家而郭子玄最著乃有  
識者稱爲子玄之南華非莊子之南華蓋其妙  
理微詞上參秘奧而未必合於莊旨信非誣也  
丁未卧病五雲山中溽暑正烈經旬不聞剝啄  
曉窻取南華信筆揚捥頗自愉快比以諸家覆



初集 卷之八 十三  
案俱隔一垣卽子玄亦多謬戾藏之笥中未敢  
示人頃西安徐生雯卿爲校初集而請以讀子  
讀史綴末編余謝不敏雯卿復代輯南華標語  
爲從史偶一披吟覺詰警盡除天倪獨露旣不  
悖乎周孔實有裨於經傳語若平淺而義合墳  
簞昔人云一言幾於道三公不與易也契在獨  
知敢求同乎內篇有總論餘皆按節品評

人心原極寥廓翱翔八極超馭千古俱尋常分  
內特妄想糾纏俗情蒙翳遂失其大耳心界不  
大縱使逞盡聰明擔盡氣魄自至人觀之何殊  
蜩鷲南華老人首闢浩蕩之門卽所稱至廣大  
極高明從此悟入方有根基方有容受此逍遙  
遊爲肇端也鯤化爲鵬彌雲湧水上瞻下顧蒼  
蒼一色無非示人六合非渺方寸全收野馬塵  
埃相吹以息在我自會耳已世爭以彭祖爲壽  
堯舜爲聖而此獨以冥靈大椿俯視榆枋之飛



初集  
卷之八  
十四  
冰雪處子仰眎雲龍之駕歸之瓠樗無用而悵  
然失所偕來摠以捐去蔽虧豁然無礙游曰逍  
遙而無一非適矣所虞者物論之未齊耳由人  
籟地籟天籟之異以至儒墨之是非彭殤之壽  
夭夢覺之喜悲罔兩之非真蝴蝶之非假從橫  
叅比以見物論之小大當齊齊大小之論而逍  
遙大心更無可眩者矣然一於大則縱而無斂  
一於齊則渾而莫持其三曰養生王者直究本

樞而縮以性命經綸之宰也庖丁運刃終身不  
勞官止神行大輒譟解廢心而用形忘機而肖  
境主不動而生無擾薪盡火傳我有戕之者乎  
而未透人世之變態恐肯綮未經新斲易缺也  
人間世者以暴君敵國成敗喜怒窮至於名之  
召殃言之賈禍始治終必亂惡成不及改直以  
養虎之媚順已者曲探物情卽羊腸太行憐矛  
險戟未必深曲至此而歸本於君親之大倫義



命之正範材不材以保身用無用以御世乃知  
逍遙齊物非空浪之幻花養生主實默容之明  
昏未可以陶鑄粃糠遂少之也德充符以形之  
虧証德之全摠又爲情之一字抑揚比諷旣謂  
之人安得無情惟不以好惡內傷而但據梧倚  
樹鳴其堅白白自不緇堅自不磷有尊足而無  
天刑德之所以內充也大宗師則逝自豨帚以  
挈天地伏羲以襲氣母日月終古不息馮夷以

游大川黃帝顓頊之君西王母之仙傳說之臣  
王伯星辰靡所不屈而以聖人之道法聖人之  
才櫻而後成盡掃名言文字之粗渾觀生死寐  
覺之境去形去智同於大通宗旨燦然畢呈而  
末以應帝王終焉藉壺子之示幻見儵忽之多  
材若冥稟混沌而世宰升降咸可付之忘言蓋  
自心境開朗紛紜盡芟真主內爛世波外囂德  
符不爽而道爲宗師位爲帝王悉載是矣語似



初集 卷之八  
猶况而指最精微性命經綸卷舒互運出可以  
彈壓山川入可以植立宇宙吾見爲德友不知  
爲外臣也  
彋彋者未暇細研而逐響雷附竒標  
象外乃復索之寰中透露物情又謂迂緩無當  
道豈藉下士之笑而始尊哉淮南稱精神曉泠  
鈍聞條達吾庶幾其人矣

讀逍遙遊

魚化爲鳥大不可知冥海無風洪波百丈運以

天池息以六月翼若垂雲倏忽九萬舉目前飛  
天躍淵茫渺窮極之觀以擴人庸陋之界此莊  
生首發大意正欲爲人解縛如所謂破得貪嗔  
方證上果也宇宙一氣故南冥之徙始於怒野  
馬塵埃同游天壤俯仰顧盼睥睨無垠全是發  
人遼廓翱翔之想

郭註曰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舉小  
大各有定分則羨欲之累絕夫悲生於累累絕



則悲去愚謂齊物論以小等大逍遙遊遺小示  
大莊子欲開人潢漾之見郭子欲遊人渾洞之  
天

超然非譽之外審乎榮辱之先此視一鄉一國  
之士大矣而猶未樹進之爲御風之列子又行  
於無迹者而猶有待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  
辨以遊無窮斯稱逍遙矣復舉堯之讓由之辭  
姑射之神人以見天下道德功名俱不足滯無

待之曠懷而歸之瓠樗之無用始知小大之辨  
俱有小大用大則拙無用則大致於無用而天  
地六氣盡爲鞭弭混混乎休休乎何遊之非逍  
遙哉

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  
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伍何也與物冥者羣物  
所不能離也吾將爲名吾將爲賓乎莫若無心  
玄應惟感之從得俎在庖尸祝不越代人之治



忘已之適各靜其所遇而心界始寬  
冰雪處子吸風飲露恍忽遇之摠爲超世及真  
之神人寫照耳其神凝則游自無垓而物皆同  
得孰謂莊生之言狂言與神無怪哉夫無垓代  
堯入姑射宵然喪其天下曠朗浩淼自足動真  
人之玄慕如據我一得以傲所不知是章甫之  
自詫者其如越人之無用何三河顧影不殊蓬  
蒿之斥鷃以語逍遙舛矣

瓠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游之江湖適其本  
性此深於老氏者也

夫見不廣趣不超不足以入道逍遙遊者古今  
之大觀也鯤鵬大而鷄鳩爲小冥靈大椿大而  
朝菌爲小至人無已聖人無功神人無名大而  
鄉國有待爲小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磅礴萬物  
大而堯舜爲小大瓠則浮之江河大樗則樹之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埜摠欲人大其心境也不



大不足以稱逍遙遊知逍遙遊而目前名實浮  
湛旂常衮鉞盡不足以嬰念有此襟期方可以  
當天事古今宇宙皆入呼吸矣

讀齊物論

子綦隱几仰天而噓槁木枯枝神游太空忽發  
許大竒論正如夜半一聲雷千門次第開令人  
心境肅如冬曉

顛顛軒軒無遮無支萬壑砰激聽之寂然豈非  
宇宙神物畏佳矣咬風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  
無而歸於無所受不同所聞隨異比竹固其取  
虛天籟豈在逐響

自大知小知大言小言極寤寐構鬪恐悸動止  
之異以狀生人勞形損烝晝夜不休大恐無恐  
昏如縵縵詛盟之留纏結無已乃其病深難治  
止在守勝一念神水自熬神君無主殺如秋冬  
莫使復陽而曰尊生哀哉



彼我離合之間形滯則膠神神超則形化但不  
知所爲使遂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耳就彼我  
相形是云近取之留無已及其形影相映或  
樂聲也而出於虛蒸氣也而結成菌有無幻示  
日夜相代而莫知其萌顛倒塵勞何緣自醒  
百骸賅存誰私誰悅皆爲臣妾必不足相治有  
真君而臣妾森然奉令矣人多爲臣妾所治奉  
令唯謹而不知真君遂終身爲臣妾奈何一刻

不忘者形一生不曉者神心與形俱盡真君之  
去久矣就彼此是非無窮如環指出道樞始知  
清涼不離燄火前後朗讀一過毛髮悚慄終身  
役役而不見成功真是一聲喚醒潮州韓  
隨成心而師之成者我也師者亦我也雖愚者  
與有若未成乎心又無是非是以無有爲有有  
無相生雖神禹不能知矣  
殷音未離乎天多言繁於比竹小成榮華自隱



於道而道不可隱爭端從此起矣  
雖聖人不能離是非然特因之而已游于是非  
之中超于是非之外故曰以明  
天地一指有非指以運於天地之先萬物一馬  
有非馬以馭於萬物之上兩喻皆就自己形神  
剖出郭註以彼此相形謬矣

昭文鼓琴師曠枝策惠子據梧三子智盡而枝  
殫故能載之末年然皆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

白之昧終無成卽無虧昭文有肖子

朝四暮三喜怒立現天下皆徂孰爲徂公

聖人以不見爲辨衆人以相示爲辨太山小於  
秋毫殤子壽於彭祖六合之外不論六合之內  
不辨知而不知其光不蔽王倪忘矣因以至人  
之忘利害證之長梧子抑又忘矣因以夢覺之  
解證之

倏悲倏喜亦夢亦覺覺真于夢夢靈于覺艾姬



自悔沾襟君牧何知爲固迷者萬世長夜解者  
且暮遇之至于辨忘境幻而歸于化物論齊矣  
罔兩問景不知卽異卽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  
非異恍惚變幻只在此中  
齊物論者蓋指百家衆技之論而齊之也始之  
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均大小次之  
以參古今渾生死等夢覺聚天下恢慵悞怪而  
道通爲一歸之物化此正以不辨辨之萬象盡

泯安用名言物論何不齊哉物論齊而五圓不  
方八德無畛縱橫顛倒舉不足惑我而主定矣  
讀養生主

人生天地間譬如遠行客此爲養生主則主之  
示人切矣伐生莫如知養生莫如去知近名近  
刑皆知近之也夫養生者豈能與造物抗哉但  
勿斲伐則可以盡年不然人自夭折何以稱盡  
楊用修曰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刃中



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  
比於音者樂何曾亡哉然人自夫能所以無盡  
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  
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  
則雖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應世故之變不爲  
不多而劓若新發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標本  
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爲可奏之刀萬物皆  
妄孰爲可解之牛哉

得其解則投刃皆虛觸其礙則雖勞愈拙讀遊  
之一字恍然六合蕩若扁舟一身輕如秋葉何  
必山林丘壑方爲麋鹿之栖縱使仗劍臨戎自  
有汀鷗之適世人熱焰薰心煩煎如灼特未窺  
其有間而全恃刀刃遂至歲更月更徒促生機  
耳怵然爲戒視止行遲中解投微躊躇滿志此  
真審機握固慮定薄發之妙諦也

飲啄何非天倪大樊任諸宇宙哭由情展情由



知生適來時也適去順也會得二適字去知則解會得解則縣解終身可適矣

薪頃刻可盡而火萬世不滅火不附薪則不光指薪爲火則不久火者用薪之光而不用其光故消滅者薪耳而游于虛寄于空亘古亘今而不盡者火也若人純用知則或近名或近刑以身爲薪烟消燼滅而天地自湛去知不用則目無全牛游有餘刃安時處順物我俱忘受天之

刑而不遁天之刑是以萬事爲薪而我獨養此不盡之火此乃生之主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讀人間世

養生主是出世法人間世是住世法

至人先存諸已後存諸人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于羣才功名歸物患慮遠身此南華真派也名者浮游之物故德蕩爭者翕聚之區故知出



未達人氣足以盡暴君之神形聖人不役志以  
經世而誠信自著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如  
彊以仁義術暴人之前是自有其美乘人鬪捷  
所挾盡喪矣世去人聞世去世去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二止卽衆止之止澄波在  
淵物自來照

訓回之事暴人虛而待物訓葉之將主命正以  
行忠喜怒溢于一時輕重移于爽口徒爲傳言

者殃真洞徹世情矣順能養虎虛能解牛達生  
游世逍遙隨適

雖然處世者將托于不材之散木以全其真乎  
有才而不以自見乃命世之真才用才而渾于  
無用乃匡時之大畧故以此事衛可得周旋暴  
主之過化以此使齊可得遵分明義之極忠以  
此傳儲可得順養無疵之默諭其惟周孔乎此  
千秋之社木也不則驕吝之不足觀者已



內直者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上比者與古爲徒未免師心何能睥天知絕迹易無行地難則室虛而白生心虛而道集耳目內通鬼神來舍矣  
處人間世者有大戒二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于真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于天地故事親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君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盡也此萬世定衡也莊生之導人正矣老

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是何言哉但世變多虞暴人難訓名與實聖人亦不能勝言與行風波易以喪實所稱事成則有陰陽之患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傳言必溢始簡必巨尅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皆已剗破世嬰飲冰恐後矣尚欲挾師心以乘其捷乎龍逢比干有聞于身後而無補于家亡猶謂之好名况逞螳臂以當車轍皆才美爲之累也通章



示以心齋氣聽形忘物化就不入而和不出達  
虎怒而通馬情至于曲轅櫟社以無保爲保商  
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始知無用之用爲大支離  
之不全乃全末又以膏火自焚山木自寇福輕  
莫載禍重莫避謳歌慨慷若深懲桂漆而懼郤  
曲之傷足者處世之道千萬言千萬世不能出  
其範圍也乃謂莊不近人情愚謂世情太透耳  
讀德充符

符猶陰符萬里獨馳九軍皆赴

此篇純以兀者無趾支離大癭爲證卽上以非  
指喻指之非指意

水流則機赴而勞者不息水止則體靜而過者  
留形止之義大矣哉寂以止喧恬能解鬪凍極  
而萬物始芽困極而大任始降鎮定凝密而掀  
揭之勲始見一念止而六合之動來朝一息止  
而萬竅之靈俱集未有馳馳逐逐囂凌躁競而



能聞妙香會真理者也

劉猷學道有神人謂之曰君心力精猛必破死  
生學者能如勇士有不懼之實便可雄入死生  
縱橫無礙

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  
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  
一知而不爲物貳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外  
而不在內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

夫不曰游于殼中而曰游于羿之殼中箭鋒弩  
牙所發無虛十二時中何息可避而醉死夢生  
安寢弓矢之上尚爭人我勝負哀哉日與賢人  
處則無過不可不知

名爲桎梏天實刑之羿殼方張龍盾莫設故易  
之不見無悶聖之不知不愠正欲首解此縛也  
不先風吹不先雷動此謂至德不以事之變者  
入於靈府則內融而才葆其初德猶水也停則



外不蕩搖平則內能自保

蛄蟻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栢女蘿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鱉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生生自營不貨之商也形各有司情渾無用偶動于情而形且躁動不寧情與俱波矣

德者形形而不有其形充於內而符於外超形而獨尊者也此五引喻王貽以兀而中分魯國之儒申徒嘉以兀而傲執政之貴叔山無趾自尊其足而稱孔子爲天刑哀貽它內全其才而致魯君於傳國支離大癭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倚樹據梧疲其神形而鳴其堅白蓋皆舉形之不足以證德之有餘正欲人忘其所忘尊其所尊全其所全取大於天地萬物之本初捐除乎耳目形骸之桎梏超然物外可以逍遙游擊然自充可以齊物論遺身而後身存此之謂養



生主出世而能入世此之謂人間世德充符之  
秘盡此矣

讀大宗師

持其順以待少故不逆寡守其雌而若缺故不  
雄成

天地萬古摠爲一息逝者如斯惟此氣機故仙  
家謂之調息老氏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正此橐  
籥也其息深深便可與陰陽呼吸相禪相酬矣

真人之息以踵踵者不疾不徐相接頻頻之義  
嗜欲深者天機淺噫天機之不可聞見也久矣  
初春之芽未孩之嬰庶幾彷彿而擬議卽非也  
世人那得知

古之真人不可得而親踈不可得而貴賤凄然  
似秋煖然似春方而非固守文而非滅質暢然  
自喜迫而後應嗇精於內發神於外和用於外  
不蕩於內厲乎警乎連乎至爲去爲也至言去



言也。以我運刑禮知德而不爲所運，人以爲勤行實無所行，善惡兩忘，名誹俱寂，藏形於形，藏神於神，形極萬化，以火爲傳，下今上古，名山大川，仙神君相，日月星辰，縱橫動盪，無處非道。自語言文字之粗，以及耳目舞蹈之樂，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然不敢信爲始也。故曰：疑始疑始而莫知其爲始，乃所以爲始。子輿之傲造物，子來之順天符，俱不爲生死轉者。

也。登天游霧，撓挑無極，快哉快哉。

小言賦有：館於蠅鬚，息於毫端，烹虱脛，析蟣肝，聚九族而同濟，猶委餘而不殫。此鼠肝蟲臂之剩語也。

不祥之金求躍而不得，吉祥之止投冶而何思。江湖爲網罟之招，道術亦智僞之漸。是以貴於相忘，相忘則穿池已給，無事已定矣。

陰符稱至靜性廉，至樂性餘。人之君子，天之小



人畸於人而侔于天自足以主靜生樂廉爲秋  
冬餘爲春夏極歛爲廉廣發爲餘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有二解一云適所以  
笑造非自然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獻非真樂故  
不及排此以排遣爲解也一云忽詣適意之境  
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自獻其笑者出  
於不覺不及布置而自呈後爲勝

恃美而累于美恃力而累於力求復無知而未  
能忘知皆在鑪捶之間安排去化而三者泯矣  
世之所主者爲宗師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也  
首言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繼以真人真  
知寢不夢而覺無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相响相濡于江湖藏舟藏山於天下神鬼帝臣  
生天生地高在太極之先深居六極之下此正  
暢言大宗師之奧樞也後歷引諸人摠見大主  
持在我生死自無所累所云了得生死關方是



大歎手肢體聰明坐忘無礙息別補劓游于大通整萬物澤萬世長上古而入寥天一斯爲大宗師

讀應帝王

徐徐于于爲牛爲馬寢處自然名實無定足以想見太古鴻濛之世

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環何有之鄉處壙垠之野凌虛履妙超寓空同游心於淡合氣於漠

而無私自然之化成矣

文章爲灾技能作崇明主捐而不有故斷斷之謂大臣蕩蕩之謂聖帝

一示之地文靜極而爲杜德機也再示之天壤初動而爲善者機也三示之太冲莫勝混一而

爲衡氣機也猶立我相至未始出吾宗而根深返密虛而委蛇我亦忘矣

帝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堯一而已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安能以一端盡之

先有善待者後有報德者一情初動七鑿俱通儻忽誰何而渾沌莫能自保矣  
應卽符合之義蓋上符太古非徒以君位爲尊首稱泰氏無爲之祖正帝王之真符至於天根問爲天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善皆無爲爲之

者也神巫以形斷神壺子以神幻形始知聰明巧技摠不能逃虛無之範圍未又於世法之外無極之先指人身中大主人而亦以無爲爲宰蓋論帝王者至於大庭隆始唐虞極矣此獨本之人身現在又本之混沌未開而應帝王有剩論乎虛靜恬淡萬境俱亨非首拓心界熟參世情剖破物論冥契德符而爲主爲宗歸命至尊何以有此內篇竟



讀駢拇

駢拇篇語既平易體亦結束其意欲絕義去仁而其詞復履繩蹈矩乃知莊子亦是駢枝人世摠爲縣附亦又本之或與未聞而烈帝王在陳駢枝受之生前而以爲侈於德贅疣緣于生後而以爲侈於性仁義駢枝附縣於一身以及于天下而以爲非道德之正侈故憂不能去憂故已不能適以無用之繁枝損寂然之真體外篇

首破此障爲萬世解

仁義本互設之名爲仁義愈工爲名愈尊天下紛紛從此多事矣駢于青黃齧黼爲離朱之明駢于金石絲竹爲師曠之聰駢于擢德塞性爲曾史之仁駢于結繩纍瓦爲楊墨之辯四者橫收天壤之名而至人視以爲多而無用直是竦身霄漢俯瞰塵區非有逍遙之大何以至此其鳧短鶴長皆本自然故無事於去憂而憂自去



如着一駢枝之念去亦憂不去亦不免于憂短  
悲其續長虞其斷一息不能自適此老胸中真  
是天空海濶排霧穿雲瞽然自餘嗒焉已化  
自然之曲直不爲鉤繩設及有鉤繩而天下遂  
指鉤繩爲曲直曲直在鉤繩而自然之曲直亡  
矣自然之仁義何嘗爲仁義用哉惟仁義之名  
枝生擢立于天下而天下亦指所爲名仁義以  
爲仁義而仁義亡矣此皆惑也惑生于趨名趨  
則不惑標枝野鹿共適於天無爲卽無名無名  
故無患

聖人之名愈尊聖人之憂愈大苟欲其弛負釋  
擔不似決泣齧啼乎然不可謂天下非一身之  
駢枝也

讀書博塞竭盡其伎倆聰明爭角其勝負高下  
及還覓所牧之羊惘然若遺悔咎無及再三把



玩真是曲罷酒闌寂焉俱盡  
夷跖只爭得名之一字絆繫萬世英雄若無老  
莊劫灰已滿大地矣

破盡名障方有見聞末結云余愧乎道德是以  
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全  
在規矩之內何其巽而有倫也

讀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只四語已盡馬矣蘇韓馬贊尚覺多詞  
天下有伯樂而盡馬之用馬有伯樂而害馬之  
真擻節在前鞭策在後馬之死者過半而萬世  
稱伯樂爲馬之知己噫此吳起吮疽卒母所以  
號哭也

相安於衣食之常相適于無係無樊之世不受  
于仁義之名形故曰天放天之所放聖之所收  
放則無心收遂有意意叢於疑相疑卽不能相



合而同于馬之死者過半矣。儵忽交鑿，渾沌無主，文采日增，虛白漸散。故謂尚忠尚質，俱非至論。愚謂自有玄黃而天地皆文矣。何獨屬之成周？

能馭真馬，喜怒皆天，加以衡軛，齊以月題，而馬知詭，銜竊轡駢拇，篇止言仁義爲多方，增附之物，此且斥仁義爲爭利長盜之由，又進一層。

古聖人智高萬世，設立仁義禮樂以預防萬世之逸心。後世巧智增而隄防已密，就擻銜鞭策之中，安食草飲水之習，欲求天放得乎？故曰天地一馬也。

讀胠篋

首特指仁義爲駢枝耳。次乃言仁義能發人之爭，此則極言仁義足以亂天下，皆本陰符老子絕聖棄智之語，而縱橫發之者，竊聖知之法，守盜賊之身。若此橫議湯武亦無遁處。



蓋嘗反覆此篇而知莊子非毀聖智擯仁義者也其以大盜發端而因舉田成子爲證見天下之力攻智取彼據此角尚巧尚柔皆緣飾仁義之名以遂其貪殘之念如龍逢諸臣不免于戮而甘守至正古今有幾可見聖人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也多故聖人死而大盜止聖人何嘗害天下無奈盜者自爲害耳立一法卽增一竊小竊之取禍近大盜之取福宏推其所由至以

聖人爲盜始而聖人且無以自解矣

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魚不可脫淵利器藏之無形是以慎密而不出韓子深文無此竒刻

規矩生于巧巧復生于規矩大巧超于規矩之上而運于規矩之先無得而名之故曰拙

莊子所闢者曾史楊墨耳是亦列侯中之田成子也於人爲含於天爲放聖智不有盜源何開



初集 卷之六  
知之亂心猶弓矢自射鉤餌自誘罝罟自穿觸  
目危機而飛躍之趣盡忘矣吾以逍遙游大之  
讀在宥

在甚安閑宥極邃密所謂藏天下於天下

堯使人樂天下因堯而樂是樂從堯生也是以  
不恬大喜毗陽大怒毗陰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成章恬愉真境何以有此人不能自含其明聰  
知德而紛紛多智相率於弓弩網繳而悅夫噶

噶之意知日開爲日增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  
之鼓歌以儆之去恬愉在宥之世日遠矣

賞不足罰不給故介推未能忘賞陶朱僅以避  
罰明王任治其究不過曰賞罰當耳然必欲一  
一而賞罰之盡天下猶不足遂不得已而爲之  
說曰賞一人而衆皆勸罰一人而衆皆懼噫勸  
與懼橫于胸中而無一非有爲而爲者矣堯者  
不有其身而一於爲天下者也故審于賞罰之



準以致天下尊之如天神雲日之不可及而其  
身之所屑越亦多矣無爲者自含其聰明恬愉  
其情性貴以身於爲天下者也不以身殉天下  
則吾愛吾寶天下各有其寶不先風吹不先雷  
動澹漠無爲而萬物炊累故可以足天下抱朴  
子曰遺身而身存忘歡而樂足

龍以不見爲神雷以出地爲奮龍幾歲一見雷  
一歲幾聲龍見雷聲言其有靜無躁也

大言之爲無撓人心小言之爲無擾獄市心不  
可撓撓之而心之用始畢殫以竭其相撓之智  
性命爛熳莫可收拾天下之文明愈燦而此心  
之恬愉盡稿矣

寒暑一歲之冰火也五臟失調焦灼冷厥一息  
之冰火也得意如燠失寵如霰一念之冰火也  
翟鄭交情一身之冰火也蘇張孫龐之恩怨一  
生之冰火也魏晉六朝之反復一世之冰火也



上有堯舜下始有巢由無陶唐之治而洗耳沉淵之迹泯矣

子夏之徒流而爲申韓遯厥本始莫謂老莊嚙語也有聖知卽有桁楊接楛有仁義卽有桎梏鑿柄其父報仇其子行劫父子可分爲兩家乎長生者形神能守形則生不守則去而稿矣問何以守之曰無守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爲無思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遂

于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堅凝之極矣天地有官自能爲吾治之陰陽有藏自能爲吾畜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吾何預哉物本無終極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成毀耳語曰多知爲敗內外肅如多智者探囊鑽穴之寇也神不能禦形與俱仆抱神以靜故云不脫

雲將東游一段畫出如戲如顛無爾無我出沒



雲濤翔舞八極光景豈非天地竒文  
解者俱泥上游字輒以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  
知所往爲鴻濛自指愚獨不然鴻濛太乙未分  
之顛氣雲將則雲物之遞遷者此三語分明指  
雲將浮游猖狂方鞅掌以觀無妄如此飄颻馳  
逐何無妄之能觀乎故云又何知不欲相告也  
僊僊乎歸示朕以默雲將無言鴻濛亦冥雲日  
遊于天而遇天也難形日依于神而隔神也遠

心馳于無用故解神損于太勞故釋赤子之含  
醇何云知未孩之食母何云離

邁種方名出衆喜人同已同則我亦衆矣有心  
出衆未能出衆何也因衆求出未能離衆衆各  
有衆衆又求出我尚因衆何以出衆超衆返獨  
不與衆競同異無營乃出衆矣  
謂之大物卽已名物矣天下凡實名爲物者未  
有能物物者也故無爲有根靜爲躁主旣能物



物卽能無無天地吾友衆斯下矣獨往獨來是真出衆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雖堯舜周孔言之豈能復加于是哉蓋欲就有

爲之迹返無爲之真庶乎君盡天道臣盡人道  
各安其職各守其真澹漠恬愉而在宥之化在  
是矣觀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  
不謀會于仁而不恃薄于義而不積應于禮而  
不諱接于事而不辭齊于法而不亂恃于民而  
不輕因于物而不去俱順其自然各肖天則最  
朴最新真是三代之文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道德仁禮存可也亡可



初集 卷之八 四十五  
也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乃始鬻卷倉囊而亂天下可見道德仁禮未嘗爲害唯任其喜怒多一悅之念遂相于害耳

此篇純論治天下摠不脫在宥二字喜怒賞罰純以治天下爲事而不知返諸恬愉則去在宥遠矣語多及堯者蓋指萬世所尊以明已之說非專爲堯也老聃之旨廣成之訓鴻濛之示摠明無爲在宥之妙至末縷陳十者乃知有爲之

具無爲之心王臣各安于常而在宥之道盡矣初未嘗離人情越世故也

讀天地

天地均萬物一故爲君者原于德而成于天惟曰無爲其主君也君字卽上均字一字之義言其主一也人卒雖衆統于一主而已

天下各有官官各自治惟以道觀能而知耳自聽目自視鳶自飛魚自躍何非能也何非治也



萬物各有應應各自備惟以道汎觀而知本天親上本地親下雲從龍風從虎何非應也何非道也

思之則鬼神通無心則鬼神服吾將役使百靈安能借慧於窈冥哉  
夫子以下十者正明洋洋大道得之可以捐世情平好醜齊萬物一死生要看其下字朴而核直是道德經的派

行求崖巽必矜慎徇克欲超出庸衆之上而所處之境險隘極矣故行不崖巽之謂寬中無所主逐物而靡物之衝決者無已而受挫殆盡不特殘缺已故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金石無心而有聲考之則應不爲疲不考則寂不爲槁金石之聲得之先天考金石在萬物而金石之天無時不全夫道淵乎其居寂不可測濇乎其清湛不可淆金石之鳴一道也以此會



道最親萬物孰能定之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  
如蜂之採花蜂去而花自燦獨見故曉如朝旭  
獨聽故和若鶴陰不馳于物而後能物不搖其  
精而後能精懸于至無而萬物皆足以供其求  
以至小大長短修遠皆要其宿矣乃知金石聲  
滿天地而體常無聲所謂道也  
赤水玄珠照徹千古象罔皆解爲無心旣曰無  
心何以云使乃知索卽外求得原本有

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  
速也爲緒使則役於事爲物絃則礙於物可以  
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鶉無常居鷓仰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  
心自然者也

泰初至大順從無說至有又從有合于初蓋周  
環一小天地也泰初氣之始故無無太始形之  
始故無名而無之中一由此起一雖起于無然



尚未形僅具此生物之理耳故謂之德未形者  
渾是生物之妙有分無間網緼旁礴於太虛之  
中故謂之命直至留爲翕動爲闢二物相推而  
物成生理始謂之形然形體外廓耳其中所保  
者神各有儀則故謂之性此性也正神之真君  
也恃形而不保神不遂與太初愈遠哉故必性  
修反命以符未形之德又以得同于無無之太  
初則乃虛乃大有言無言皆與天地合知慧盡

消愚昏若悶而玄德大順人而天矣

首趾之所具者形形列于有心耳之所通者神  
神契于無形與神雖並存而能盡渾以無任其  
動止死生廢起俱無所用有治在人而已此則  
忘物忘已入于天矣不然何能免于田犬之成  
思後徂之見捕哉

尚德則民勉于爲善尚賢則人工于騁能滅賊  
心者去其殺機進獨志者炯其真性機心機事



明則九笑于漢陰丈人晦則見笑于梧丘之鬼  
丈人離心以勞形渾沌抱神以游世乘光者遂  
於大明之上形滅者入於窈冥之門醫門多疾  
蟻聚于羶天下求治于聖人聖人何樂乎多事  
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餽漿驚其誠南郭子  
以知而鬻之爲憂庚桑楚以社而稷之爲患要  
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爲至也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効多子貢之述孔言

無曠職無伏賢無隱情無浮行諄芒之揚聖治  
標枝颺舉乘灑灑之煙雲野鹿恬熙共閒閒之  
泉石此而與言仁義忠信何異執休棖道士而  
貺以珍羞見食母嬰孩而錫之大貝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乃  
道人諛人相矜相笑大惑不解大愚不靈則世  
俗果嚴于親而尊于君乎發論真是竒絕道諛  
君親世稱不肖不道諛世俗則世爭非之謂已



道諛則已必怒然終身道諛始能聚人以已媚  
人惡人指已真不相坐之甚矣安所祈嚮哉

有超絕世俗之思者必爲世俗所笑故曰高明  
鬼瞰高言不止至言不出十褐一錦惡用文之  
厲視其子唯恐似已自新之覺常存肖俗之累  
難脫

上云世然亦然世善亦善始能聚衆而免于道  
諛之稱此輩大愚大惑不過滯于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內柴柵于是非外纏繳於禮法鳩鴉在  
籠虎豹囊檻而不能自脫故大聲不入里耳難  
當此俗言之多也誰其比憂哉折楊皇荂寧無  
合調欲同天德當破俗論欲破俗論先破俗情

### 讀天道

運而無所積溥于至動而根於至靜故日運俱  
化而何積之有  
虛靜恬淡寂漠無爲八字是莊叟肘後禁方也



芸芸摠摠皆從此生故曰萬物之本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讀之洒然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不美已樸素則無美故無爭不受世紛人樂自至心游太古天樂內融風過波生而水自澄止動亦靜也

工人無爲于刻木而有爲于用斧主上無爲于親事而有爲于用臣若以君代臣則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羣才失任而主困于役矣故動天靜地其魂不疲以有從無神運於寂湛然虛動本末俱理

乾始美利天下而不言故莫神于天萬象森布方隅而無外故莫富于地

因任者有形有名各還其準原爲推原省爲省察一一洞見而是非賞罰從此悉當矣未明乎天而驟語形名未明乎道德而驟語賞罰上不務無爲而甘爲人用何足以畜下故天樂者聖



初集 卷之八  
五三  
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老聃不許緡十二經以進  
而以仁義爲擊建鼓求亡子摠欲脫盡筌蹄獨  
契神理反之虛靜恬淡以會天地自然之運也  
脫巧智神聖而渾于馬牛此所以爲猶龍

書不過語語隨于意意不可以言傳言乃獨以  
意貴心手難喻于父子糟魄充斥于古今暖姝  
侈爲楚珩鬻悅秘爲鴻寶古今聰明之士窮年

執掌爲五色仙魚正欲從此點破天自來舍  
疾徐甘苦本從心得而曰得於手還從手應而  
曰應于心爛熳化工誰旋誰運

踢翻孔壁簸盡秦灰知巧無施聰明難用彈一  
張無絃琴吹一管無孔遂雲將鴻濛北溟南極  
俱入胸次直令漆園吏爲我司酒

讀天運

晝往夜來有似于爭有居無事者而後有運者



處者爭者然則孰居無事乎曰天也地也日月也淫樂而勸以狀雲雨徬徨披拂以狀風真是化工從手出

上問天地日月風雲所以運行之故入窈極冥矣何以明之若直應之自然虛渺便非莊子此特以六極五常九洛已然之迹而歸之順更不一語涉茫窈乃知據人之所見則天地日月風雲如此運行尋其常道戴其監臨是謂上皇矣更不必超其上而窮詰其故也

至貴國爵并焉莫神于天封云禪亭尊崇位號何有于貴至富國財并焉莫富于地球王瓦礫萬有同載何有于財至願名譽并焉莫大于帝王仁聖顯名賓而非實何有于譽

一段論樂文字恍然洞庭咸池聲滿天地縱橫竒幻不可方物調理四時而四時起太和萬物而萬物生盛衰清濁文武陰陽其聲流光自然



合響蟄蟲將作雷霆始奮時至機隨首尾俱化  
欲尋其一而不可待安得不懼陰陽本和日月  
本明剛柔長短變化無常而觸處滿聽吾惟塞  
兌任物若有聲實無聲若有名實無名鬼神守  
吾之幽日月星辰行吾之顯有窮則止無止則  
流無一非天而人不參焉此非聰明思慮所能  
揣摩知窮力屈而安得無怠也再奏猶滿阬滿  
谷揮綽高明尚可聽也特莫得其朕耳又奏則  
林樂無形幽昏窈冥行流散徙生死虛實俱不  
可指不得不重世人之疑又不得不稽之聖人  
而聖何言哉天機不張五官皆備是則天樂而  
已此有焱所以頌而北門成所以惑也雖然不  
惑不足以近道初奏爲合于人再奏爲合于天  
三奏則忘乎天而合于太清矣

芻狗難再陳舟車各有用桔槔之俯仰隨人橘  
柚之甘辛適口若夫猴冠而醜曠未有不召憎



于世者也

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中不外受外無中主聖人不出亦不藏矣

逍遙之虛苟簡之田不貸之圃老氏一生享用  
摠是采真二字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入者以正  
爲噐而天門弗開非天之戮民乎

民心本一一之後必親親之後必兢兢之後必  
變此兵力順逆所以日繁而非五帝三皇所能  
永護者也老子倨堂而應微句新

造化消息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生物始見  
烏鵲四語胎卵濕化備矣不與化爲人安能化  
人任化機而游于人乃能使人人游于化機以  
我治人人不治矣

讀刻意

恣其所好結而成習名標麟閣榻挂鷗汀高擁  
虎皮閒披鶴氅俱以爲得矣自大鵬視之紛紛



蝸鳩之榆枋耳

平者衡量之定體質者錦績之深淵  
劍戩而不用謂之善藏精神四達六通無物不  
接如欲柙之不用不幾乎鬱水不流哉但宜動  
以天行守神勿失不虧不雜渾然純素則精神  
充塞天地而我不爲是謂真人矣

讀繕性

俗學俗思喚醒天下蒙迷蓋能飲上池之水而

始可授長桑禁方也

惟恬可以養知亦惟知可以養恬清虛淡泊之  
中靈明自然美滿而活潑慧明之境靜體何不  
安和知恬交養自然有仁義禮樂出乎其性若  
偏行禮樂則外性求迹而天下多事矣  
以辨飾知而風波日增以知窮天下而營壘愈  
設何以存身危然處其所振衣千仞岡天下自  
無以亢矣刻意繕性俱不似莊叟語



讀秋水

此篇小逍遙游也人之襟期不大則收蓄不宏見界不寬則迎虛必礙此篇從浩渺無涯之一方極溟渤難名之瀛海蓋天下莫大於水正欲拓開胸次引之大觀游于逍遙方證南華也故  
朗士寧爲玩世之魯連方朔不爲傲已之扶餘  
夜郎

此一問答中連用九知字正謂物量無窮知量

亦無窮視天地大卽局于天地視豪末小卽滯于豪末知窮矣

有生卽有知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未生之時渾濛茫一無知而無不知淵淵浩浩大矣大矣

至精無形則豪末猶大矣至大不可圍則天地猶小矣卽至精至大皆在形圍之外以析大小之倪精爲小中之至微圍爲大中之極盛如以言論求之尚未能脫去精粗大小言意所不到



方不論精粗而爲至精不論大小而爲至大是故大人以下極言任物無已俱可以意會而不可言求此乃稱至精至大之化域也

上所答說精便有形說大便可圍故欲渾乎言意之外以泯乎精粗大小之辨河伯再問如是則物之內外又何以倪貴賤大小乎又進一步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大槩言賤有時貴貴有時

賤大中有小小中有大移步換形風過谷寂幻中生幻花外現花妙不可喻剖盡千萬世貴賤分合舉不出此

是非治亂猶天地陰陽必不相無乃知貴貴賤賤互生互滅在俗難定在道難化故順物之迹因其大小貴賤之分不執其大小貴賤之數則幾矣若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何以行河伯再發一問猶觀樂洞庭中忘卒惑貴賤大小



既無定迹吾終奈何故答曰以道觀之何貴何  
賤是謂反衍反衍二字妙蓋摠上文貴賤無定  
之形而反之恢乎餘刃之地也小貴類之  
蹇者退而不前之貌無拘而志不隨俗爲貴賤  
而常居于損冷然超乎貴賤之外無應無報則  
施謝謝卽代謝之謝此正所謂大蹇也君無私  
德社無私福汎汎無窮蕪懷萬物此皆任道之  
真而不拘于志又何辭受趨舍之足言哉

萬物一齊以下又極言消息盈虛毫不可執而  
動變時移任機自化如滯之而局于形非道也  
卽安之而逃于無亦非道也反衍謝施與道參  
差則辭受趨舍皆道矣

上言物之變化皆其自然如此則何貴于道豈  
知任物之自化正謂道以我化物卽以人滅天  
鞭絡馬牛而神已去矣故語以反真知道者必  
達于理道理者必明于權權之義大矣哉踳躅



屈伸不以物害已正明權達理之士反要語極道在是已

河伯初以已之小而詫乎海之大故答以海猶爲天地之壘空極大之致以廣其境界河伯遂欲大天地而小豪末故答以天地未足定至大豪末未足定至小河伯又進之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似有窺矣而答之者又云精卽有形大卽可圍必語言意象所不涉方無形域河伯至

此窘矣遂言如此何以分貴賤大小則又答以互貴互賤倏賤倏貴不足爲常汝惡知之河伯愈惑以爲物旣自化何貴於道豈知天內人外初非兩在明權達理自然反真此則自廣大高明之見地而引之入于精微玄默之朕也六問六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及至雪濤噴薄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讀之凡想俱徹



初集 卷之八  
一足之夔萬足之螭無足之蛇忽及無影之風  
又及憐目憐心幻出天地奇觀俱開人鬱塞問  
答不及心目方是奇文

漁夫以水爲家故不畏蛇龍獵夫以山爲室故  
不懾兕虎烈士以金革爲衽席故不辨死生聖  
人以時命爲康莊故不計通晦引此亦是任運  
反真不以人滅天之證也

管窺天錐指地蚤負山商距馳河壽陵學步皆  
忘其故者寧爲龜曳不受鼠嚇能大觀無始而  
不受世的矣

入夢爲蝶出夢爲魚蝶飛栩栩魚沫洋洋彼我  
既忘名言俱廢君其問諸水濱

讀至樂

至樂一篇專言有生之苦正欲人於苦中尋真  
樂冥伯卽文選所稱冥漠君丘墓也柳卽置妻  
之衣出於左肘不祥之徵化卽比化者之化諸



解俱謬已養養鳥海鳥必驚達人尊生惟取自  
適變不以類足警有拘之庸情出入一機自發  
無方之妙用

讀達生

上言有生之累此言生何能累耶達生者棄世  
棄世者天全天全者足以相天而在世爲大鵬  
之逍遙去世爲帝鄉之白雲樂哉至矣

養形資于物物有餘而形未必養乃知養形者

非物也有生依于形形不離而生未必存乃知  
存生者非形也於此悟却一壽乃名爲達不以  
物養形而形不勞不以形守生而精不虧形全  
精復人與天爲一造化在我反以相天不爲命  
轉人可立命此之謂達生靈機不滅矣

物不足以相遠正爲有生之累日與貌象聲色  
借而能遠物其唯純氣之守乎處不淫藏無端  
游終始以通于物之所造物奚自入焉



醉者墜車正明純氣之守神全于內忤物不懾  
聖人天全退藏于密故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入  
水不濡入火不熱吾謂愚爲白晝之大夢人而  
聖爲青天之大醉漢  
鏌干有用之者故能逃人之仇怨飄瓦無使之  
者故能消人之伎心開天者虛白自來開人者  
六鑿相攘渾墜車于飄瓦學承蜩于累丸志分  
則神耗志一則神全是之爲純氣之守

不以萬物易蠲翼可以上皇下王可以成佛作  
祖此老深心猛力尋常發出快論

世變險巇何異掀天巨浪而神閒氣定之士度  
其淺深隨其曲折超然死生利害之外及至險  
巇定危難解則惟物情俗累不汨其真而專氣  
致柔養之有素也

噫巧生于瓦何以名巧拙由乎金是爲極拙吾  
將視金如瓦而游于巧拙之外矣



初集 卷之六 二十四  
鞭後之喻爲萬世養生妙訣養內以供虎養外  
以處病何以鞭其後耶曰陰陽升降互調其宜  
畏途不游芻牧皆得可與天地爲友矣豹所謂  
形不離而生亡毅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  
上遣衽席飲食之欲此捐富貴利達之情皆達  
生之最淺而宜戒者首在是

桓公見鬼而病聞委蛇之狀以爲霸徵而蛇影  
杯弓疑消病釋皇子告敖術不在扁鵲下

專氣致柔故東塾之馬不足以當紀消之鷄搏  
矢之狙不足以比吸露之蚓善操舟者忘舟善  
蹈水者忘水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  
之道而不爲私而已

養鷄戒恃氣故鍊之以同於木削鑿防耗氣故  
專之以疑于神外念俱忘成鑿自見神超器外  
器在手先工拙雖巧不離規矩然其心手相應  
指與物化而不與心稽故靈臺不桎人能忘是



非內外若屨之忘足帶之忘要無所不適而并忘乎適之適又安有靈臺之桎哉

達生篇妙義如屑首四句足盡達生之旨矣今人惟知資物養形豈知生未必存而形未必養哉故戒之以莫若棄世則形全精復而天在我矣然世相伍也何以能棄聲色象貌安得相遠則莫如純氣之守全于酒者死生驚懼之俱忘混于天者鎔于飄瓦之俱化此正純氣之守者

外無所懼而神常怡內無所動而衆共適是則棄世而守氣者也復引承蜩丈人雖天地萬物不易蜩翼用志不分一至於此達生之士視生命何如蜩翼而倏出倏入可謂純氣之守乎疑神卽純氣也復言金注之足以殢神畏塗之足以戕生軒冕無解於死疑眩自生其鬼此皆資物養形全馳于外而達生所不道者也乃其秘奧神方全在鞭羊之喻純氣之守精足神完敗



羣不留鞭影誰執可以心悟難以言傳至於觴  
淵之津人呂梁之沒者純乎天而并忘乎水紀  
涓之養鷄梓慶之削鑲純乎習而亦忘乎技如  
東塾稷之馳騁不已安得不速敗哉而未乃歸  
之忘適之適始知惟適故忘惟忘故適只此適  
之一字全篇達生大義俱了然矣不則載巖以  
車馬樂鷄以鐘鼓欵啓寡聞徒驚何益哉

讀山木

前篇全發養生之道此篇純示涉世之方  
材與不材之間爲天下藏拙萬無是處存身法  
龍蛇之蟄命世法龍蛇之變相時而不自專守  
恬而反其始此乃不物於物而不材與材俱不  
得而名之者也合離成毀廉挫尊議互相材互  
相不材累能去乎  
豐狐文豹皮爲之災建德之國酒心無滯  
幽有可薦之馨香明有可將之玉帛亦幾乎治



矣而不免于患者虛靜恬淡之中未廓也患莫  
大于藏多害莫深于求報義有所適而往來始  
繁禮有所將而情貌始僞率真任意乃蹈大方  
絕形留跡礙之累而秋駕可游杜饒嗔飽喜之  
萌而天棖自足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我  
障盡思惟路絕條然獨往而上下層霄倏忽萬  
仞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  
亦游于虛則腴理自解船游于虛則伎忌自消

虛者人生之大寶也何以人喪其寶曰不實  
功名乃宇宙之所有自伐則小而易散與衆則  
大而不磨吾將乘翮狹意怠之鳥以游于無譽  
無訾之先吾且納宇宙於虛舟而扶搖亦覺其  
攘攘矣直木先伐甘泉先竭責人而欲人無責  
得乎至人不聞自黃虞以來老聃巢許與堯舜  
並傳吾未知至人安在

此老談出世卽駕霧之龍談入世卽鳴皋之鶴



淡如水甘若醴無故以合無故以離寥寥數語  
千古交道已盡

構梓無高枝騰猿何所托歌焱氏之風宮角不  
必赴造大則出于洸蕩宜無出而陽造哀則入  
于淒慄宜無入而藏化機相禪正以待之天人  
兩融晏然俱逝此則無出而陽而非造大無入  
而藏而非造哀矣

時命有謬順天以爲損而安貧樂道是謂無受  
天損易聲名四達爵祿并至朝廷用以羅天下  
之豪傑者蓋物之所利乃利其才能故資之以  
爵祿實非已之故物也卽度之時命明明在外  
苟無所利于天下而侈然受之非盜竊乎是吾  
之不敢妄取者也但鷓鴣畏人而襲于人間以  
托社稷之處冀其自全我不欲妄取爵祿而不  
能逃之方外以歷患難之中存其故我是謂無  
受人益難



螳螂執蟬雕陵之異鵲芝而利之莊周捐彈粟  
林之虞人逐而誅之因有所見卽有所忘所見  
在利所忘在害戰國得此衍而成文不如數語  
曲折朴樸守形者徇于耳目之中忘身者昧乎  
感召之累以我觀水之濁而不能以水鑑我之  
清形與身自相失矣

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已循理天下之所  
共推美者自美惡者自惡有自之念美反爲惡  
行賢而不去自賢之行欲求人愛得乎

讀田子方

谷至虛也而響無不應惟其真天至清也而物  
無不容惟其大太陽至和也而飄雪自消惟其  
正愚每讀數語恍然有意其人而願爲執鞭  
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交淺言深不能透其神理  
于眉睫之間而欲致其悃誠於口舌之際者也  
東郭正容以悟物溫伯目擊而道存可以想古



人之酬酢

人死輪轉莫逃之數心死日新變化之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皆不能無待者也吾一受成形卽在晝夜死生之中矣安能免于待自此以往皆待盡之日也但其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莫有底止薰然任成形之榮謝頃刻輪轉駒隙不停知命亦不能規乎其前則年且日往矣吾與汝雖朝夕周旋及大歸之日

特若甫交一臂而遽失之耳可不哀耶正應上人死次之以見不可不察也今汝曰亦步亦趨此特見吾之所已著者耳著者盡而猶索之是馬去而求之肆也吾之步趨言辨是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者也乃中有忘焉滯見也固我意必也忘之中又有不忘焉真君也從心不踰也此則待盡于死生晝夜之常而不逐于夢幻泡影之變者也汝求於此而奔軼絕塵恍然遇之可



無患于交臂之失矣

游物之初心不能知口不能言特姑爲議其將者可也陰陽升降交和而生物消息盈虛晦明日月生死始終莫有紀極而卒無端倪此正所謂將也孰爲之宗則物之初者耳游無可言直謂之至美至樂而已至人得其所一則未出乎宗內忘乎四肢百體外忘乎得喪禍福乃能游于物初貴在我而不失其變物之初也

易藪而何非藪易水而何非水此謂小變大常水之於沟無爲自然造德之人全用一修字至德之人全去一修字園冠句履佩玦能斷哀公以衣冠取人莊子以中藏得士

丈人不以萬物易蝸翼梓慶不以公朝亂成錄心有所徇耳目相競欲求業之精難矣百里奚之飯牛牛肥庖丁之躊躇四顧畫史之解衣槃礴皆會于神之先而游乎形之外者也



四語六鈞字儼然丈夫倨坐溪頭鬚眉若見  
典法無更率由舊章備令無出不任已見壞植  
散羣則不有私交長官者不成德則不有私智  
蝕斛不入四境則不有私器大同之化也

措杯肘上者人已巧拙之俱忘怵然恟目者禍  
福死生之未化

存亡不在凡楚畢竟所存何在耶噫卽此箇中  
東郭順之所葆溫伯雪之所擊仲尼之奔軼老

聃之游初百里以之授政畫史以之解衣滅丈  
人功成而不居叔孫敖位失而常得伯昏之所  
揮禦寇之所攝皆是物也尔其存存何事鈞鈞  
讀知北遊

臭腐神奇遞新遞變自鴻濛至末劫盡飛潛動  
植之芸生及禮樂文章之因革只二語已闡盡  
化機

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坐無言及舍



利佛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言語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狂屈與黃帝問對似更進一頭

美莫大于天地高明博厚何所不該實未嘗言法莫明于四時寒暑晝夜截然不紊實未嘗議理莫成于萬物飛潛動植粲乎有章實未嘗說召天和而宅神君者其道唯在乎迎新知識心思過卽成舊天光神宇來自成新無念無營無

求其故積習盡遣而新新無盡矣人知委之非吾所得而主者矣但天地所委者粹美之和順人不宜報之以乖睽所委者清空之蛻形人不宜投之以不潔

掊擊而知乃入道之方也知慧盡絕益損不加淵乎無窮巍然莫測人根于陰陽而旣謂之人卽不可謂之陰陽矣

果瓜雖微而花實生熟皆有條理人倫雖繁而



上下尊卑特以相齒遇之則順而不違既往卽  
與之俱化解發釋縛魂升魄降身乃從之是名  
大歸  
終日談玄說妙不離塵垢糝糠故欲以大言明  
至道大言惟在無言道際不離物際可謂物際  
不可謂道際然物何以物則不際乃際  
爲是道非亦是道道無所不在無一可言假不  
用爲用而後長得其用則知無不用生於無用

矣播鉤與削鑿似同而異

有先天地生者物耶夫物物者必非物既謂之  
物矣則物之相物孰爲之先必不能先天地而  
生天地也故有物無已俱天地之物生生不窮  
此乾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以長物而物物者終  
不可見卽此觀天地之後卽可知天地之先矣  
游處愈狹爭紛日繁此皆內化而外不化者也  
內化則神散外不化則形拘



惟無傷乃能相將迎惟能相將迎乃能無將迎  
哀樂無常知能有分去爲去言其游天矣篇首  
以知發論此應齊知爲淺摠是知者不言言者  
不知要抹殺此知字外篇竟

讀庚桑楚

庚桑楚之居畏壘也擁腫與居執掌爲使逃名  
而名愈歸遠實而實愈厚春生秋成各有所得  
者物物而不物于物不可聞見者也大道行而

無功乃謂之天

建斗杓於天者居北辰以運而萬物拱而無思  
樹德杓於人者位南向以均而萬民戴而有象  
御無爲之杓於廣莫者廓八紘以游而萬慮屏  
而不營故爲杓之天也大爲杓之人也小

藏形不若藏神藏舟不若藏天下以賢召舉則  
賢卽爲自售之媒以任致賢則任乃爲鈞智之  
餌利門已設利網遂張有間則形不能相通無



營則神未嘗相隔膚受則達耳神悟則徹心牛  
涔安有鯤鵬之化蜂房安有鷓鴣之雛庚桑之  
辭南榮正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  
聃耳

南榮趨俯而慙仰而歎三言盤結於中虛氣蹶  
張于外裁度于仁義知愚之間較勘於誹譽異  
同之際偕來甚衆而真我已亡何以當猶龍之  
一瞬也虛憍張于外則內心不淨緘滕閉於內

則外心不恬趨蓋有意反求而拘執愈甚偕來  
未遣而六鑿潛發矣始知陰陽但怕朦朧

無思之極合於神明乃虛靜恬淡之真境也有  
哀樂之用而無喜怒之心隨手目之常而渾指  
視之念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若治病則病  
愈加衛生則病自已

冰生於水而水非冰冰解返乎無冰凍出於地  
而地非凍凍釋還乎無凍至人則水之止安有



初集 卷之六 七十七  
冰地之平安有凍

至靜性廉交食乎地而廉不挫至樂性餘交樂乎天而餘益充

光曜降心於無有無有生白於光曜人見其人者渾冥之至人見其天則胡帝胡神而驚世駭衆矣舍爲天民舍者居處之安助爲天子助者保護之密

知之所不能知者天鈞自然之宰也止如渟波則天鈞敗矣

神與之會而不務濁識此謂之至如紛求馳逐備物以將形將者順而不安排藏不虞以生心生者動而不億度敬中以達彼達者致而不望報皆無心自然之謂如此則可以超禍福之外矣爲不善于明顯者人誅之爲不善于幽閑者鬼誅之故君子德欲其陰過欲其陽

券內者符於已故行乎無名無名而有光所謂



初集 卷之八 七十五  
虛室生白也故枵然無不容而物入矣券外者  
符於人故志乎期費期費則有散必有聚所謂  
求利甚勤也故身不能容卒於無親而天下盡  
人無有與我一體者矣與物且者且卽姑且之  
謂比附雷同而不能割也

陰陽爲大寇包絡天地而心實使之一故兵莫  
惜於志鎔錙爲下

道無不通有成必有毀安求其備求備則出而  
外馳而與鬼近矣任其成虧內觀始定

無處非宇而無一隅之宇無時非宙而無一息  
之宙死生出入環化無垠是謂天門天門者萬  
物於是乎出而聖人於是乎藏

萬有摠謂之有然各有其有而不能相有有其  
有矣而仍返於無有是之謂無有吾於此想見  
天門二字之妙門者人物俱從此出入而門常  
空以喻出入死生往過來續俱從此門而天門



則寥乎寂矣如今滿城人與物誰不從城門出入城門却虛曠常閒如聚滿城人物俱置門下便無着處

有生黷也鬱蒸而成故佛家謂生爲薰有移在天則聚散無定移在人則愛憎益分以知爲師是非名實皆執爲已質至以死償節而知愚榮辱紛然並起此正今之所謂移也則蜩鳩之見耳

道者德之欽也知德之欽則知無名無爲乃德冲之最尊生者德之光也知德之光則知委順委和皆天光之燦爛

有巧必有譽故工拙相倚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若非全人恐于人爲工而于天甚拙矣雀之托於天下雖無所逃實無所害而不免得之羿者以有所中之者耳惟蟲能蟲惟蟲能以弓矢所不能加也伊尹百里相羈於功名爵



祿之中介者胥靡相越於非譽死生之外孰爲  
天孰爲人不忘則人忘則天矣  
平氣則靜順心則神緣于不得已則所爲皆當  
躊躇以興事豫若冬涉川因感後應俱謂之不  
得已卽此是聖人之道所謂工於天而俚於人  
者矣

讀徐無鬼

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病黜嗜欲擘好惡則耳

目病內外無主故溺遣俱病

相狗不若相馬相國馬不若相天下馬若卹若  
失若喪其一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事出乍聞而  
心與俱喻矣何必橫說以詩書禮樂從說以金  
板六弢然後動聽乎越人而於期歲見似人者  
而喜此新豐之營所以善娛太公也  
有天下而不爲則神將來舍矣樓幹陳兵宮壇  
走馬機心內兢鉦鼓交喧此神之所不許者也



初集 卷之六  
修誠以應天地則不必言愛民而民死已脫矣  
何必偃兵哉

七聖以喻七竅大隗以喻渾沌往逐則迷返真  
則至法養生於鞭羊訪治民於牧馬齧草飲水  
馬之性也去鞭策之害而馬全其天耕食織衣  
民之常也除法令之繁而民安其理順比於歲  
寒暑不能相知不物于易拘方不復變化馳已  
之情性潛入萬物之中而不知反故可悲

夏爨鼎冬造冰鼓宮角調異同弟以陰陽相生  
師以呂律相召事似竒而皆有藉不足相矜也  
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彼則此應鼓一絃  
則二十五絃皆應無聲則無以相應有聲則非  
同不應善審律而得其主者也曹紹夔知僧磬  
之合鍾律李嗣真因車鐸掘地得鐘皆類此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  
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



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洞徹世情無偏不透  
楚人寄寓船上而踣躅行爲他國之闖者夜半  
卽與舟人鬪未始離岑祗足造怨此喻與人爭  
是非不惟自蔽亦且有禍

世無郢人匠石無所施巧時無惠子莊生安與  
晤言

鮑叔牙聞人過終身不忘雖潔廉下士難與屬  
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行賢而有自  
賢之意則失其賢祥生于奧鶉生于突不意之  
喜卽爲非常之怪摶也爲祥九方之言中矣難  
拭乎子綦之泣也

暖姝自好濡需自安卷婁自局皆忘真逐形之  
士徂伐巧而速廼董梧畏驕而鋤色蟻以知而  
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很棄者棄得  
者得而目自視耳自聽心自復歸之自然而已



市南宜僚弄丸而解兩家之難孫叔敖甘寢秉  
羽而投郢人之兵息訟非言多言召訟

亡國不遽復文少禽明其所難安身不宜危交  
少禽昧其所易

風日過河河未必不損而不自以爲攫恃源而  
不竭也道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

讀則陽

以道坐進則相助爲長以知希主則相助爲消

凍在冬而假衣于春暘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  
之無得也

綢繆者愛人之真念聖人能達之至於周盡一  
體萬物不遺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者由有而  
無搖作者自靜而動以天爲師不參造作人則  
從而命之而無非天也聖人愛人人亦與以聖  
人之名知與不知聞與不聞聖人之愛無已人  
之安之亦無已皆性也師性而動其迹自高明



鏡常懸美過而告鏡不疲于屢照貌何別于妍  
媼蓋純以天用而無成心則亦性耳  
所見所聞得舊猶暢習與性成安其所樂居耳  
况見見聞聞反之性真固有俱備其暢何如正  
如以十仞之臺縣於衆閒無人之處廓然大觀  
快可知矣

聖人窮使家人忘其貧達使王公忘其貴不言  
而飲以和並立而人自化任性自然無所不合  
湯能任人而爲之合仲尼能盡慮而爲之合皆  
聖人也

容成造曆者積日爲歲除日則無歲葆性爲形  
離性則無形無內無外則不殉於物而以天爲  
師見見聞聞暢可知矣

滿前虛憍之氣爭勝爭負蝸國戈矛蠻觸互逞  
恍然大槐初醒百念俱消嘒之聲出于形映之  
風返於寂大隱陸沉金馬小隱登極蟻丘



始以爲是卒以爲非知非之時未必果是不有其知求所不知則根門覩矣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鹵莽滅裂離性之情萑蒺兼葭幾滿天下矣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銘云子孫不足憑預有靈公里可見謚爲天定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部五部爲里

四時自有序五官自有司文武各有其才萬物各有其理大人因其自然故能合併以爲公大澤之居百材大山之安木石大道之藏衆有皆合併爲公者也

名萬物不足以盡物名道不足以盡道形莫大於天地氣莫大於陰陽而道爲之公名無可名則直謂之道耳苟執名言道狗馬何非名哉夫言雖辨於江河知雖雕落天地不過極物而止



耳惟能不隨所廢不原所起則議止矣  
季真之莫爲猶佛家之自然性也接子之或使  
猶佛家之因緣性也折之至精至大之域二者  
皆不能無過何也或使則實莫爲則虛言而愈  
䟽默識則密與道近矣

如來對阿難所言皆道市監對正獲所言皆物  
言不足以載道默亦不足以載道非言非默道  
於茲得

### 讀外物

五行之用莫熾于火故相摩則木然相守則金  
流電霆擊礮皆火之用利害櫻念生火甚多焚  
和不已必至焦灼卽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火  
來相逼月不能勝之矣

緩急相摩聚散以成貸斗粟則充本念失升水  
則枯鮒魚亦見身爲外物不免於累也  
持拙具需迂期一旦滿志而驚動天下此任公



子之釣也輕才諷說驚而相告若揭竿趨濱以守鯢鮒敢冀此乎

志士之命或僅寄于少許志士之志將有待于無涯僮道人之救饑丘良孫之胠篋皆口珠也躬矜者體無龍虎之委蛇容知者貌乏木鷄之莫應不忍一世之傷而甘驚萬世之患此微生所以爲佞而宣尼稱之爲固也

龜於筮爲大靈於剗爲大愚愚於避患而靈於發名旃香膏亮物之爲累久矣

至知不敢自信而必謀之萬人者恐知有所短也嬰兒與能言者處而自能言人能去小知合衆謀而知自長矣

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所謂能遊不能遊大意如是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故至人委順毫無滯迹波行無停因風則揚古今之變亦若此耳



物之有知者恃息之出入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是則天之穿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顧以聲色臭味自塞其實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視天和將至是以胞有曠朗邪穢不能侵心有天游事物不能撓殷卽以殷仲夏之殷中也

大林丘山見善于人空虛之地懷抱可舒耳婦姑勃僂六鑿相攘視心有天游者爲何如

名者德之溢暴者名之溢有急則謀始詢有爭則知始出有守則柴始固有衆宜則官事始立六鑿交加天游漸塞天固穿之我固閉之亦大哀矣春雨方滋草木盡茁人甫鋤鑄而到植已過半矣孰知其所以然哉天也人之恃息亦猶此雨露之潤何非通機而萌蘖之生難勝物攘雖欲徹得乎

聖人神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



小人不同者念

效善毀者死效由光者溺勞之所務佚未嘗問此六鑿之攘莫甚於祿與名也

前篇以不惑解惑此篇以忘言與言皆欲人得之象先不滯筆舌也

讀寓言

寓言者有所寄托以快其瀆濆寥廓之談重言者有所推尊而發其卓越瑰琦之論卮者注而

卽傾虛而不卽任天機之委蛇寫無無之真籟滿則張過則寂無非自然是之謂泐

老子之寶不敢先莊子則耻無以先人可見莊子名根尚在齊卽下天均不言則均言則不均惟和以天倪則無言無不言皆均不同均若異矣而一氣相禪修環無端是謂天均

鳴而當律無事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準繩之擬



親在三釜而樂親不逮三千鍾而悲非特曾子  
然也毛義捧檄皋魚風木再仕而心再化于祿  
何預乎  
屯者托之以顯若相聚然代者因之以隱若交  
代然火與日陰與夜皆影之所待者而形則又  
有待者矣蝸甲蛇蛻皆似之而實非  
睢盱自異老子所以嘆子居形謀成光伯昏所  
以去御寇

讀讓王

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神仙之技英雄之餘魄  
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鯨而失靈龜  
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鎔耶而兢刀錐皆不知輕  
重者也

子貢中紺表素軒車不容巷原憲樺冠緹履杖  
藜而應門曾子正冠纓絕捉衿肘見以仁義之



隱飾車馬之觀道斥之矣

讀列禦寇

佛氏之埋光老氏之和光參之魯顏之愚中庸之潛闇大道未有不由此入者

桃李成蹊醫門多疾任事効功戶外屢滿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本性已搖小言爲毒有和無唱面諛背毀世俗大患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使弟爲墨反爲墨攻以岐形之道術傷一本之天親天下之恩怨異同塗人骨肉互相爲政者不止一緩一翟矣秋栢之實鬱誠所結穿井便汲而顧反相粹今之緩何多乎但有井必有飲而導飲者不必自以爲功有儒墨必有爭而導爭者亦不必反以爲怨

汗漫雖有屠龍技處仲猶爲老驥吟

非獨兵也順則成恃則亡苞苴竿牘蔽精神乎



蹇淺而欲兼濟道物知在毫毛不知大寧潰瘞  
舐痔所治愈下得車愈多飾羽而畫商賈不齒  
矣

楊子云晝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

九徵出於莊生所謂遺世能鏡世就義若渴者  
去義若熱語刻而法莊子于末篇而載孔子家  
乘以箴末世實有竊附公族之意德內有心而  
德之慮焚心內有睫而心之視眩達生者無心

達知者無睫仁義多責天布大施

嬰逆鱗者死獲領珠者富佐雍者嘗佐闔者傷  
驕穉十乘犧難爲犢世主之親臣重臣似之

莊子欲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  
璣萬物爲齋送是一段辭世偈爲楊王孫作祖  
讀天下

此篇如太史公自序道術出于神明故首以爲  
問皆原於一正見大道之同



天人神人至人聖人雖難稽其人而其運無乎不在自古及今並載之矣其下爲君子爲舊法世傳之史而卽以詩書禮樂歸之魯復析爲百家衆技皆有所長皆有所用其如不該不徧滯于一曲何哉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不見天地之純者也

又以節用兼愛明墨翟禽滑釐之道術繩墨自矯備世之急其意則是其行則非

又以安民禁兵爲宋鉞尹文之道術華山之冠見侮不辱救世之戰爲人太多自爲太少

又以齊萬物爲彭蒙田駢慎到之道術椎拍輓斷與物宛轉終身無譽不免于非

又以濡弱謙下爲關尹老聃之道術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知白守黑人先已後徐而不費故稱爲古之博大真人

最後莊子自明其道術以爲世皆沈濁不可與



莊語故爲彘衍真廣之詞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所以自信曰其書瓌瑋而無傷其詞誦詭而可觀也顧同時有惠施初發運斤之嘆而此復以其書五車證彼之非明已之是遠交近攻畢竟爲名所使陸德明曰莊生振徽音于七篇列斯文于季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無虛唱之教其文易覽其趣難窺造懷而未達者未可輕置一喙是知莊生者也



卷之四